



风丫头 著

黑子

黑市寻狗记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风丫头 著

黑子

黑市寻狗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子：黑市寻狗记/ 风丫头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059-6831-8

I. ①黑…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9602号

书 名	黑子：黑市寻狗记
作 者	风丫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责任印制	陈 晨 周完淳
印 刷	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831-8
定 价	22.8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前 言

人与人之间是有情感互动的,人与动物亦是如此。然而,后者比前者更为纯粹和直接!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近些年养猫狗之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人作为社会的个体,是极为复杂的一种存在结构,但是,动物的大脑是简单的,给一点阳光就能灿烂!它们也懂得感恩,只要给些食物,就能对你表现出信任,用身体语言来回应你;它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是善意地抚摸,都能令它们心花怒放;它们的情绪表情很少,永远一副天真无邪、可爱的脸。在这个多元化社会,每个人为了应付不同的生活挑战,常常需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不同层面的伪装。有的人是习惯成自然,虚伪成性;而有的人则痛苦地徘徊于自我和非我之间。解决这样的困境,有人显示出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心态;有人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杀人放火;更多人选择了宠物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讲,宠物又成为了和谐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从宠物身上获得了无尽的快乐,将它们视为己出。于是,“宝贝”、“儿子”和“女儿”这样的称谓也就自然献给了自己精心养护的宠物,给它们好吃好喝好住。这不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一种情感互动吗?

事情原本可以很简单,但是,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改变了事情的原貌。宠物不是玩具,它们与人一样有着一定长度的生命过程。很多善良的主人,都能陪着自己的宠物成长,一直到它们生命的终点。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结婚生子等生活变动就无情地抛弃了自己曾经视为宝贝的宠物。于是,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可见流浪猫和流浪狗。这种被迫浪迹街头的滋味一定不好受!饥饿、寒冷和疾病不时困扰着它们!久而久之,它们眼中曾有的可爱与温和也就渐渐被冷漠取代,对人失去了信任,只要遇到威胁,它们可能就会做出攻击的举动。由于它们不懂交通,葬身车祸时有发生。高速公路上常能见到一些狗在两边应急车道上匆匆赶路,有的则表现出踌躇迷茫,东张西望。离家出走不太可能吧?难道也是被主人抛弃?后者可能性很大。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等待它们的多是不好的命运,被车轮碾成肉泥是常见

的宿命。还有一种送人寄养的狗，如果新主人心怀歹意，那么这条狗的悲剧迟早会上演。

对于随意弃养宠物的现象该怎么解决呢？政府的作用在哪里？他们除了定期上街打狗以及所谓的“收”狗，还能有更为人性的解决方案吗？好在民间还尚存一部分闪亮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些好心人伸出无私的双手，收养了那些流浪猫和流浪狗。这其中很多感人故事也常见于报端。每每读之，内心倍觉温暖！可去年因为丢了这条名叫黑子的狗，我又重新审视了这个社会。我发现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黑暗和邪恶远远超过了那种抛弃宠物的道德污点！

是的，不计其数的“偷狗”、“贩狗”和“吃狗”大军充斥于社会的边角角落，一旦走近便有腥风血雨扑鼻而来！入秋之后，他们到处“收罗”流浪狗。由于民间盛传食狗肉进补，很多人趋之若鹜，这就造成了狗肉市场的繁荣！街头的流浪狗远远不能满足供求，于是就有了卑劣的偷狗行径！他们不择手段，见狗就想偷，只要得手就能换来一笔不菲的收入，这比辛苦打工来钱快多了！由于目前没有完善的相应法规，造成这种偷窃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问题的重点在于，那些偷来的狗，命运非常悲惨，它们就像孩子一样遭受凌辱，无法自救！

如果不是因为寻狗深入黑市，我也是无法想象得出来的。不管什么品种的狗，只要进入黑市，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大型犬尤其是毛色纯的名犬，他们看中的是狗皮。屠宰方式之残忍，简直难以入目。最让我不安和心痛的是，那些与主人相处过的狗是非常通人性的，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内心情感无比丰富，落入黑市后，它们痛不欲生，备受折磨！那一幕幕堪称惊悚、惊骇的场面，令人终生难忘。接触过很多丢过狗的主人，他们总是天真地以为，一定是谁家喜欢自家的狗就带回去养了。然而事情恰巧相反，死神正步步逼近，他们的狗正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主人来营救……

《黑子：黑市寻狗记》为你展开了一幅难得一见的描绘社会边缘生活的画卷，或许可以视若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只是影调略显晦暗，但是，我希望其间所饱含的炽热情感可以照亮你的心灵深处。

风丫头

2010年1月4日于北京

contents

目 录

1. 黑子被偷了 /1
2. 走进屠宰场 /6
3. 谁偷了我的狗 /13
4. M师傅提供的信息 /19
5. 勇闯狗肉馆 /24
6. 继续寻找黑子 /31
7. 奔波于马坊集 /37
8. 第一次去高丽营狗市 /46
9. 沙河集上触目惊心的屠宰 /54
10. 爱吃面条的二黑 /62
11.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69
12. 与锅炉房老头聊天 /75
13. 又去马坊集 /81
14. 紧张而慌乱的一天 /87
15. 想念我的两个小宝贝 /93
16. 心事重重的春节假期 /105
17. 远赴杨镇集 /111

18. 木林集上的新鲜事	/116
19. 禽流感过后的第一次狗市	/125
20. 一条穿白靴的狗	/134
21. 瓜子牙男子和他的狗	/142
22. 去村里收狗	/149
23. 认识凶目小伙子	/161
24. 向狗贩子买药	/170
25. 又是一个忙乱的周末	/178
26. 讨厌的倒春寒	/189
27. 黑妞的悲惨结局	/196
28. 黑子的真相	/205
29. 精疲力竭的一天	/214
30. 黑子回家了	/224
后记	/232



黑子被偷了

在一座暗无天日的地下城，成千上万只大大小小的狗被迫成为奴隶，它们在监工的鞭打下排着长队，没日没夜地搬运着一捆又一捆的钞票……

“嘀铃铃！嘀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我从梦中惊醒！

这是2009年1月4日的上午九点，工厂的一个小秘书着急地打来电话说：“姐，黑子丢了，狗链在铁门外，可能是被偷的……”挂了电话，我就立即赶往位于北京昌平的一个工厂。一路上我念叨着无数遍“不可能”，可到了工厂，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遭受重拳——空空的小木屋、水盆里喝了一半被冻住的水，木屋里的褥子被拖到了铁门外并且团成一团像是被多日使用，三米长的铁链无声地躺在铁门外，旁边放着一角报纸，报纸上有一块油炸过的排骨，排骨上用白线包着一个小蜡瓶，蜡瓶的一端已经启开，中间是空心的。

这个小蜡瓶，我并不陌生。大约一年前，听说黑子一直拉肚子，我赶来看它，就在它的木屋前，我发现了一个用生鸡爪包着一个完整的白蜡瓶，当时以为是工厂的人给它买的止泻药，所以我没有打听。这回再次发现，我顿生疑问，工厂上上下下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厂长说，这可能就是偷狗人下的药，于是我用一张干净的报纸把肉块连同包肉用的报纸一起收了起来。

黑子被偷了





黑子是一条两岁多的大黑狗，它是黑狼和灵缇的后代，有着猎犬优美的线条、温和的性格和狼狗健壮的体格、威严的气质。它浑身是黑色的中毛，只有前胸有一道很特别很匀称的 V 字形白毛标记。它有一双忧郁的眼神，看上去令人顿生怜爱之情；它的脸很长，嗅觉很灵敏；它的腿很长，奔跑速度很快，因此它在捉老鼠和蚰蜒的时候，从不失手但决不吃下，它喜欢逗它们玩。它高兴的时候，不是用身体磨蹭你就是往你身上扑或者绕着你转上几圈；当你离开它的时候，它会放下口中的食物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你直到你消逝在它的视野中；当陌生的狗从它身边路过，它会摇着尾巴上前闻闻向对方示好，假如对方做出攻击的举动，它也不会反击而是沮丧地走开，但是绝没有畏惧的神态。它从未咬过人也不主动攻击其他的狗。

我原以为黑子是一条幸运的狗，可是它还是难逃苦命的厄运……

记得第一次见到小黑子是在 2006 年的夏末秋初。那个时候我经常看见一条好小好瘦身上几乎就是皮包骨的小黑狗和一条白色沙皮，还有另外一条是黄色狼狗，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乱跑。后来才打听到它们是一家东北小餐馆的老板养的。由于餐馆生意不佳，剩菜剩饭甚少，所以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这个餐馆就开在我住的小区南门附近，也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看到小狗们可怜兮兮的，我就经常买



些吃的去喂它们或者带去一些与朋友聚餐打包回来的各种肉和骨头，所以它们每次看到我都激动不已。它们的每一次等待与满足也都带给我许多欢乐。

2007年元旦之际，因为重感冒，我连着几天没有去看它们。结果当我再拎着一包吃的去看望它们的时候，只剩下了一条小黑狗。我问那老板，其他的狗呢？他说送走了。我问送到哪儿去了，他说很远的地方。我问具体哪里，他说是一个远郊。我问能不能弄回来，他说完“不能”就不再搭理我了。我觉得怪怪的，于是跑去问了不少人，小区门口的保安说，前两天傍晚那老板杀了其中两条狗吃了。附近另外一家陕西面馆的老板说，那天剩下的那条小黑狗还跟他不停地作揖求情，好像是请陕西面馆的老板去救它的两个伙伴。因为陕西面馆的老板和东北餐馆的老板经常在一起聊天喝酒看上去关系不错。

听到这里我顿时感觉对小黑狗更加怜爱了。虽然我对东北老板很愤怒，但是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我生怕小黑狗再遭不测。于是，我想尝试使用心理战术。我从家里取了几本朋友送的佛教方面的书送给了那个东北老板，还跟他拐弯抹角说了很多吃狗肉的种种不好，并试探地问他，小黑狗会不会被送走。他说不送走又怎样？他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我想了想说，它是一条大狗可以看门的，我认识一个郊区的工厂可以把狗放到那边去。他没有立即答复我，就说考虑考虑。

第二天我下班回来直接拐到他的餐馆。他说：“小妹，这条狗非常棒，你看——它跟你摇起尾巴是浑身一起摆动的。这种狗比较忠诚！我每次半夜起来到外面解手它都会跟随在我后面给我壮胆。这也就是当初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和另外一条狗一块送走的原因！小妹，你把狗牵走吧，我相信你会照顾好它的。它将是一条很棒的看门狗！”于是，就在当天我去租了辆面包车打算尽快把小黑狗安顿下来。为了方

黑子被偷了



便叫唤它，我给它取了个名字——“黑子”。从此它有了正式的名字。

记得那天，一开始黑子就是不愿意上车，它的身上拴着简易的塑料绳，在我使劲拽它的过程中断了，接着我去宠物商店买了一根尼龙质地的狗绳和脖套给它套上，可正当我再去买狗粮回来的时候，那条狗绳已经被它咬断了，于是它再次乱跑开来。东北老板看在眼里对我说：“它能着呢！根本拴不住！之前已经咬断了好几根绳子了！不仅咬断自己的，它还帮助同伴逃跑呢！看来得用铁链才行！”说着，他离开去了建材城买了一条铁链回来，看见黑子跑远了，于是吹了一声口哨，黑子听后就很快作出反应，走走停停地回到了他身边，然后他把黑子拉上了车。临走前，东北老板还递给我两个油亮的用于拌凉菜的铁盆，我说：“不用了，你留着饭馆用吧，我那有塑料盆。”他执拗地把两个铁盆塞到我手中说：“拿着吧，这个好用！”我只好将两个铁盆带上了车。一路上，在车厢里的黑子显得很平静，它温顺地躺在我的膝盖上。就这样它来到了工厂，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个位于近郊的工厂主要经营印刷品业务，占地有千余平方米，两个铁门分别对着一条东西向的马路，马路通往几个不同的村子，马路对面是一个新兴的住宅区。由于工厂没有合适的笼子，我花了几百元请一个狗粮店的老板 Z 打造了个有门窗的小木屋，那老板还挺用心特地为木屋刷上了绿漆，说是可以与旁边的植物相协调。在这个偌大而舒适的小木屋里，黑子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我每个月送一袋狗粮到工厂，然后每周去看它并带它出来遛弯儿，因为吃的是狗粮，我总是叮嘱工厂的人每天要记得加水。

除了黑子，其实工厂里还有另外三条大狗，它们全部圈在正门，而只有黑子独自在另一个不常开启的侧门。那三条大狗的食物主要是工厂食堂里的剩菜剩饭。但是，我每次来看黑子的时候，也都顺便给



黑子：黑市寻狗记

它们带吃的来,比如宠物店买来的各种狗零食,还有羊蝎子餐馆里带回来的骨头等等,所以它们也渐渐跟我熟悉了。按工厂的看门大爷的话说,每次我来,它们都像过年一样。日子久了,我也给它们分别取了名字。翠花是一条八岁的母狗,大黄是翠花的儿子已经三岁多了,大个头是另外一条身材高大的公狗,也已不下五岁。

不知道为什么,这三条大狗总是不能接受黑子。每次遛黑子时候总要从它们三个面前经过,它们总是龇着牙吼叫着。而黑子也总是夹着尾巴表现出害怕的样子。可能是黑子年纪小,当时来的时候还不到一岁。初来乍到的日子,黑子总是显得很胆小,门口路过的汽车喇叭声和附近传来的鞭炮声都能把它吓得蜷缩成一团一声不吭地躲在木屋里,怎么叫也不出来。有趣的是它每次被惊吓的时候,眼珠子总是特别快地左右转动着。日子长了,这种情况也有所变化,只要有任何动静,它总会从屋里出来不停地叫唤着。因为对着这扇铁门的二层结构的楼房是所有员工的宿舍,所以有时候半夜,工人都嫌黑子的叫声吵闹。

这次黑子再遭劫难,知道内情的朋友说可能是它当年的两个小伙伴想它了!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论。我总是在心里责怪自己对它关心不够,埋怨自己元旦三天假竟然没有去看望它。其实真的是打算过去的,可是在那前几天因为感冒发烧天天去医院打点滴,身体一直不适。现在越想越觉得痛心,为它留的炖鸭肉也来不及给它解馋,还有打包回来的鸡块它也没有吃上!唉,要是1月3日坚持去看它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丢,它就不会睡在铁门外!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我如果把它的褥子捡进木屋的话,它就不会长久钻到铁门外甚至过夜。时间无法追返,面对现实,我只有竭尽全力地去寻找它,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黑子被偷了



2

走进屠宰场

黑子丢的当天上午,我就请朋友 Q 帮忙打印出了酬谢千元的寻狗启事并张贴在工厂附近的树上和电线杆上。有人说没有用的,因为狗是被偷的。这我很清楚,我只是想偷狗的人看到了有可能为了钱会把狗送还。因为据我亲自调查了解,偷狗的人一般只要给钱就卖,五十到一百元。反正他们都是为了钱,我认为一千元还是有吸引力的。

寻狗启事贴出后几个小时,大概中午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由于当时我正在跟狗粮店的老板 Z 咨询丢狗的事情,没有听到这个来电,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回拨了那个陌生电话,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声音,他说一小时前看到一条黑狗从村子里的小路上跑过,我说还能找到它吗?他说已经看不见了,然后就挂上了电话。我正想再拨打过去,可狗粮店的老板 Z 手里拿着我捡回来的那个药,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黑子绝对是被药走了,不可能是陌生人说的这条狗,而且他的一条白狗两个月前也丢了。“啊!?”我顿时惊讶不已,那条白狗,我每次来买狗粮的时候都能看见它,都会跟它打招呼。我问是怎么丢的,他说他的狗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丢的。那狗晚上圈起来,白天都是散放的,所以在跑出去玩的时候被人弄上车拉走了。老板娘从里屋走出来说:

“你大哥找了它两三个月都没有找着……”说着说着她眼眶就湿



润了！

我问老板 Z：“您都是怎么找的？”

他回答说：“主要是上集市上找。”

“集市？什么集市？”

“就是沙河集和高丽营集。”

“这两个集是每天有吗？”

“不。沙河集是周日，高丽营集是周六。”

我看了看手机的日历道：“呀，今天不就有沙河集吗？”

老板 Z 看了看表说：“现在都下午两点多，估计现在已经散集了。”

“呀，真是的，我应该早点来您这就对了。”道声再见后，我匆匆忙忙地赶住了沙河集。

说到“沙河”这个名称，我首先想到了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关于“沙河深（杀何坤）还是清河深（清何坤）”的典故，然后是多年前听说在北京没有办理暂住证的人一旦查到便会被送到“沙河”挖沙子，除此之外我对这条河没有更多的了解。现在，集市所在的这片林子里已经空无一人，地上乱七八糟的垃圾挺多的，很多树上都贴着寻狗启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等待下一个集了。回家的路上又给狗粮店老板 Z 打了电话，问还有什么找狗的渠道。他说：“我还去过一个屠宰场。”我问在哪里，他说在 X 庄。于是，我记下了这个地名，然后给朋友 Q 打电话，我问：“你的车年检完了吗？”他说：“没有呢，过两天才能取回来。”于是，我又给一个黑车司机打电话。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是个老北京，家住工厂附近的村子里。我叫他 X 师傅，因为我常用他的车拉狗粮之类的，所以颇为熟悉。由于当时快要五点了，他说最好白天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谈好价钱后，他很快就把车开到了约定的地点。一路上问了好多人才找到那个村子。由于狗粮店的老板 Z 没有告诉

走进屠宰场



我屠宰场的具体地址，所以我和 X 师傅都只是打听哪家有专门杀狗的。进入村口时，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她看了我们一眼问道：“你们是干吗的？”我正想说找狗，X 师傅立马回答说：“哦，我们想买条狗。”听完，她很快给我们指了指路。车子远离她的视线后，我问：

“X 师傅，为什么我们不说找狗呢？”

“干这种事情的，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嗯，这倒是。”

“一会儿我们到屠宰场，你最好想想该怎么说吧。”

“嗯……要不我就说是快过年了，要买肉送给公司领导。你看怎么样？”

“嗯，我看行。”

快到屠宰场的时候，我们又问了几个人，才最终确定到底是哪一家。这个村子没有高楼，在一个偏僻的四合院内，X 师傅的车刚停下，里面传来大大小小的狗吠声。一个稍稍有点驼背的老太太出来把门打开一半，很诧异地望着我们。X 师傅马上从车上下来，迎向前：

“您好！请问这里是有卖狗吗？”

“……有。”老太太迟疑地回答，“你们——是哪儿的？”

“哦，我们是从城里来的，想买点狗肉。”我抢先回答。

“那进来吧。”老太太把门完全打开后，一条雌性黑背狗跑了过来。

“这狗咬人吗？”X 师傅问。

“没事，有人在家不怕的。”老太太把狗赶到了一边。

进入这个独门独院，首先看到两条脏兮兮的小狗被关在铁笼里。地上有几根断掉的脖套。老太太领着我们进入正厅，她边掀开帘子边喊一个男人的名字，接着一个目光犀利的老头从里屋披着衣服打着哈欠走出来问道：



“你们哪儿的？”

“从东城过来。”我答道。

“哦。”

“不好意思把您给吵醒了。”我带着歉意的语气。

“啊，没事。”

“今天大清早四点钟，有人来电话要定一条狗，所以他就起来给人杀狗了。人家取完狗，他又去补了会觉儿。”老太太在一旁搭腔。

“您这狗是怎么卖的？”X师傅问。

“一斤十二元。”

“那可不便宜啊。”X师傅说道。

“这还贵呀，我收进来就一斤十块钱。”

“不可能吧？”我表示疑问。

“我跟你们说的都是实在价。淡季的时候，会便宜一些。”

“大概多少？”我假惺惺地问。

“八块钱一斤。”

“哦，这样呀。”我装得明白了似的。

“你们具体要多少量？”

X师傅转头看我，示意我来回答。

“哦，是这样的，我是一家公司的办事员，这不要快过年了，年底要给领导送狗肉。”我随口就来。

“要送给几个领导呀？”

“嗯——大概七八个吧。”

“一人打算送几斤？”

“十几二十斤吧。”

“那……至少也得两条大狗。”



说完,他招呼我们进屋坐下。在屋子的一角放着一个大脸盆,里面是满满的一盆卤肉并掺有几个狗头和棒骨。X师傅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我偷偷地东瞧瞧西看看,并趁着他们没注意溜了出来,走向院子里狗吠声密集的角落。那里有一个大约三十多平方米的狗圈,其中一个墙面处有一个水泥筑成的水池,我一眼就看到了一张血淋淋的黑背皮子搭在上面,其他两个墙面都是贯通的铁笼子,笼子里挤挤挨挨地关着二十来条大狗,有大黑背、圣伯纳、杜宾、苏联红等,有的是纯种,有的是串狗。我探着脑袋,迫切地希望那其中有一条是我的黑子,可是我的目光搜索了几遍,没有!狗圈中心位置有一根木柱子,上面单独拴着一条看上去很纯的成年大白熊,不过它那身上的白毛发乌,毫无光泽并沾着斑斑点点的血迹,它的脸上像哭过多天一样,有两道深深长长的泪痕,楚楚可怜的眼神没有光彩,但是我却能感觉得到它的眸中透射出一种迫切的渴望!由于大狗们叫得很凶,我想得尽快回到屠夫的屋内免得被他们识破。我正回身,那老头走了过来,X师傅随其在后。

“您家狗可真不少呀!”我见状赶紧先开口,以免尴尬。

“这都不算多,多的时候好几十条呢!”老头说。

“哇,那叫起来会不会很吵呀?”

“呵呵……”老头冷笑一声,“你今天要狗吗?”

“哦,今天要不了,我得先回去打个报告才行。”

“那……你留个名片吧。”

我打开包,假装没有找到,说:“哎呀,今天出来太着急忘了带了。嗯……要不您给我留一个电话吧。”

“好,那你们定了后再给我来电话吧。”说完他进屋拿纸和笔给我写了一个座机电话。



黑子:黑市寻狗记